

研究生教学用书

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

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in
Ancient Civilizations in the World*

刘家和 廖学盛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研究生教学用书

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

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in
Ancient Civilizations in the World

刘家 and 廖学盛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00045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教育部研究生办公室推荐、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审定通过的研究生教学用书，系我国第一部世界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教材。编者均为国内长期从事该领域研究、教学的专家。基本内容涉及国家形成与形成后的文明史；分引论、马恩论世界古代史、各文明史的史料状况和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主要学术期刊与参考文献以及工具书共四个部分；突出学科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分析、阐释，侧重学科基本史科和学科史的介绍、评析，旨在对学生入门的启发和向导。作为国际上第一部通论性质的世界古代史研究生教材，该书主要适用于研究生教学，并为学术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提供颇有价值的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刘家 and 廖学盛主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ISBN 7-04-009936-5

I. 世... II. 刘... III. 世界史: 古代史—研究生
—教材 IV. K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6715 号

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
刘家 and 廖学盛 主编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 55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64054588

传 真 010-6401404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民族印刷厂

开 本 787 × 960 1/16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20.5

印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20 000

定 价 28.4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责任编辑	于健航
封面设计	李卫青
版式设计	史新薇
责任校对	尤 静
责任印制	陈伟光

目 录

引 论	1
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和世界古代史	25
第二章 古代埃及	44
第一节 古代埃及的史料	44
第二节 古代埃及史的研究概况	71
附 录：期刊和参考书目	81
第三章 古代西亚	83
第一节 古代两河流域的史料	83
第二节 古代两河流域史的研究概况	106
附 录：期刊和参考书目	130
第三节 古代赫梯的史料和研究概况	130
第四节 古代伊朗的史料和研究概况	135
附 录：参考书目	149
第四章 古代南亚	151
第一节 古代印度的史料	151
第二节 古代印度史的研究概况	171
附 录：参考书目	183
第五章 古代希腊	184
第一节 古代希腊的史料	184
第二节 古代希腊史的研究概况	198
附 录：期刊和参考书目	232
第六章 古代罗马	234
第一节 古代罗马的史料	234
第二节 文艺复兴以来国外罗马史的研究概况	249
第三节 中国古代罗马史的教学和研究概况	270
附 录：期刊和参考书目	275
第七章 古代世界文明史工具书导读	277
中外译名对照表	309
后 记	321

Contents

Introduction	1
Chapter One: K. Marx and F. Engels on Ancient World History ...	25
Chapter Two: Ancient Egypt	44
Section One: Historical Sources of Ancient Egypt	44
Section Two: A Survey of the Study in Ancient Egyptian History	71
Appendix: Periodical and Bibliography	81
Chapter Three: Ancient West Asia	83
Section One: Historical Source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83
Section Two: A Survey of the Study in Ancient Mesopotamia	106
Appendix: Periodical and Bibliography	130
Section Three: Historical Sources and Survey of the Study of Ancient Hittite	130
Section Four: Historical Sources and Survey of the Study of Ancient Iran	135
Appendix: Bibliography	149
Chapter Four: Ancient South Asia	151
Section One: Historical Sources of Ancient India	151
Section Two: A Survey of the Study in Ancient Indian History	171
Appendix: Bibliography	183
Chapter Five: Ancient Greece	184
Section One: Historical Sources of Ancient Greece	184
Section Two: A Survey of the Study in Ancient Greek History	198
Appendix: Periodical and Bibliography	232

Chapter Six: Ancient Rome	234
Section One: Historical Sources of Ancient Rome	234
Section Two: A Survey of the Study in Ancient Roman History Abroad since Renaissance	249
Section Three: A Survey of the Teaching and Study in Ancient Roman History in China	270
Appendix: Periodical and Bibliography	275
Chapter Seven: Introductory Remarks on Reference Books on Ancient Civilizations in the World	277
Tables of Terms in Chinese and Foreign Languages	309
Postscript	321

引 论

编写本书的目的是为有意于了解或研究世界古代文明史的青年朋友，尤其是治本专业的研究生，提供一个入门性的指导。对于古代各文明的具体研究指导将在以下各章中分别加以论述，这里首先作一个总论性的开场白。

因为我们所要与之对话的是有志于古代文明研究的青年，他们的志趣在于研究，在于历史学的研究，在于古代文明的研究，所以这个开场也就分为以下三个层次来谈。

一

既然要从事研究，那么当然应该对“研究”有进一步的了解。首先要了解“学习”和“研究”的关系。如果从广义看“学习”，那么“学习”的意思里就包括了“研究”。例如，孔子所说的“学而不厌”^①，这就是终生治学不厌，其中当然包括了“研究”。可是，如果从狭义看“学习”，那么它的意思就不包括“研究”了。这里让我们首先辨析一下“学习”与“研究”的关系。

按“学习”由“学”、“习”二字组成，原来它们也各有其不同的意思。

现在首先来谈“学”。“学”在中国古籍里有不同的解释，稍作说明如下。《说文解字》：“学（教），觉悟也。”^②此字从“教”字来，意思是因受教而觉悟，由不知而有知。《广雅·释诂四》也说：“学，觉也。”^③此其一。又《广雅·释诂二》：“学，识也。”^④这个“识”是

① 《论语·述而》，见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一册，136页。以下引用《诸子集成》本，只记册数页数。

②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经韵楼版，1981，127上页。以下引《说文解字》皆据此本，只记页数。

③ 王念孙：《广雅疏证》，卷四上，22页A。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嘉庆本，1983。以下引《广雅》皆据此本，只记页数。

④ 《广雅疏证》卷二下，29页A。

“记”的意思，就是说，学了不仅要知道，而且要记住，要记下来。此其二。又《广雅·释诂四》：“学，教也。”^①教与学是授与受的关系，古书常有授受同词的现象，因为二者本来就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说文解字》：“教，上所施，下所效也。”^②教就是施，就是授，而学就是效，就是受。所以，学的过程又是仿效过程。此其三。这样说来，“学”就有了知道（被教会）、记住和仿效三层意思，而这三层意思都反映着人的受教过程。如何才能使受教的知识变成自己的呢？这就需要“习”。

其次谈“习”。《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③指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习”字的本义是什么？《易经》坎卦由下坎上坎构成，卦辞曰：“习坎。”上下皆坎，为坎之重复，故曰“习坎”。《彖辞》曰：“习坎，重险也。”^④坎为险陷之象，所以习坎就是“重险”。据此可知，习有重复的意思。至于“习”字本义，《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习，数飞也，从羽从白。”^⑤这里的“数”读作“朔”，传统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是重复、频繁、屡次的意思，另一是急速的意思。不过，这两种解释之间也有其内在的联系，即凡鸟兽动作频率高，其速度自然也快。《尔雅·释诂》：“肃、齐、遄、速、亟、屡、数、迅，疾也。”^⑥由此可以看出二者间的关系。所以，“学而时习之”的“习”，非指鸟的“数飞”，而是“引申为凡重习、学习之意。”^⑦

如果概括起来说，由“学”和“习”两字组成的“学习”一词，所表示的就是由“学”而开始获得知识，在反复的“习”中达到切实的把握。“学习”大致相当于英文中的 learn。由“学习”再进一步，就到了“研究”的境地。“研究”相当于英文中的 study。“研究”一词，在中国早期的文献中原来也是分别用单个字来表示的。先说“研”字。《说文解字》：“研，磨（原作礪）也。”段玉裁注：“亦谓以石磨物曰研也。”^⑧所以，“研”字本指以石将物磨为粉末，而其引申义就成了对事物进行

① 《广雅疏证》卷四上，18页A。

② 《说文解字注》127页上。

③ 《论语正义》，1页。

④ 孔颖达：《周易正义》，42页，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十三经注疏》，1980。

⑤ 《说文解字注》，页138上。

⑥ 郝懿行：《尔雅义疏》，“释诂”46页，长沙，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1938。

⑦ 刘宝楠：《论语正义》，见《诸子集成》本第一册，2页。

⑧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452页。

精细的分解。再说“究”字。《说文解字》：“究，穷也。”^①《尔雅·释言》：“究，穷也。”^②《说文解字》：“穷，极也。”^③《乐雅·释诂》：“究，谋也。”^④《说文解字》：“虑难曰谋。”^⑤所以，“究”就是穷极究竟，就是远虑深思的意思。《易·系辞上》：“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孔颖达疏：“言易道弘大，故圣人用之，所以穷极幽深而研核几微也。”^⑥这句话里没有直接也现“研究”一词，但是其中的“极深研几”一语，就是“究深研几”，如果换一个说法，那就是“研究深（远）几（微）的事物”。

“研”与“究”组成“研究”一词是较晚的事。《世说新语·文学四》：“殷仲堪精核玄论，人谓莫不研究。”^⑦可能是“研究”的较早出处。“研”与“究”组成一词，其实这两个字之间也是有其内容的关联的。“研”是彻底的分析、分解，“究”是彻底的探求。彻底的分析（研）是彻底探求（究）的准备，彻底的探求（究）则是彻底的分析（研）的完成。由彻底的分析而彻底的探求，这就是研究的过程。

现在再来谈“学习”与“研究”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的关系。

从总体说，“学习”是为“研究”打基础、作准备，而“研究”是“学习”的继续与发展。“研究”的成果又成为新一轮“学习”的对象，从而引起新一轮的“研究”，如此运行不已，也就是人类文化的不断进展的过程。所以，“学习”与“研究”二者在人类文化过程中是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不过，“学习”与“研究”的联系是有区别的联系：

一则，“学习”重在继承，而“研究”重在创新。

《论语·为政》：“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一句话看起来很容易懂，可是前人在解释时仍然见解不同。何晏《论语集解》：“温，寻也。寻绎故者，又知新者，可以为人师矣。”^⑧按，“温”字释“寻”这在古代学者间并无分歧。而在这里如何释“寻”，就有意见分歧了。

① 《说文解字注》，346页。

② 《尔雅义疏》，“释言”15页。

③ 《说文解字注》，346页下。

④ 《尔雅义疏》，“释诂”13页A。

⑤ 《说文解字注》，91页下。

⑥ 《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81页。

⑦ 刘义庆：《世说新语》，见《诸子集成》第八册，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⑧ 《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2462页。

按《集解》的解释，这里的“寻”释为“绎”。《说文解字》：“寻，绎理也。”^①可以为据。又《说文解字》：“绎，抽丝也。”^②所以，按《集解》的解释，“温故”就是从旧有的知识中去“寻绎”或者抽寻，这样就可以知新。这个思路不错，不过并没有说明怎么样就能从旧知识里抽出新知识。这是此说的不足。刘宝楠不同意《集解》之说。他在《论语正义》中说：“《礼（记）·中庸》云：温故知新。郑（玄）注：温读如焯温之温，谓故学之熟矣，后时习之，谓之温焯，或省作寻。”^③这就是说，“寻”字与加“火”旁的字通用，就是加温不使冷却的意思，“温故”就是在旧时所学知识忘记（冷却）之前随时复习、温习，不使遗忘的意思。刘宝楠在其《正义》中还引了几家之说，大体谓温故为博古而知新为通今。^④此说坚守“温”、“寻”互训之义，以为“温故知新”就是由博古而通今，从而说出了“温故知新”的过程实际是由继承而创新的过程。这些说法也颇有可取处。不过，“温故”为什么就可以“知新”？道理也没有说出来。按“温故”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学而时习之”。学过一样知识，不时地温习它，实际可以产生双重的效果：一方面，把所学的知识牢固地记了下来；另一方面，在不断的复习中逐渐了解到所学知识是通过何种途径得来的。或者说，温习的结果，既得到了具体的知识，又得到了产生此知识的方法。如果说，人们通过前者所把握的只是具体的“事”，那么，通过后者所把握的就包括了一般的“理”了。当人们试图用所得知的方法或“理”去进一步探讨新事物时，“研究”就从这里开始了，“知新”的门也就从这里打开了。当然，要作到以上这一点，那也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思”。《论语·为政》：“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按“罔”的意思是蒙蔽，用于主动的情况下是蒙蔽他人，用于被动的情况下则是被蒙蔽，也就是无知。朱熹注“学而不思则罔”云：“不求诸心，故昏而无得。”^⑤这就是说，人们在学的时候，在温习的时候，如果不能思考，那么学了也是白学，其结果必然是一无所获，依旧无知。由此可见，如果学而不习，那就不能巩固学之所得；如果学习而不思，那就不能知其学之所以得，结果仍然只能处于昏然无知状态，也就无从向研究的层次进展。《礼记·学

① 《说文解字注》，121页下。

② 《说文解字注》，643页下。

③④ 《诸子集成》，第一册，29—30页。

⑤ 朱熹：《论语集注》，见《四书章句集注》，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记》：“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郑玄注云：“记问，谓预诵杂难、杂说，至讲时为学者论之。此或时师不心解，或学者所未能问。”^①所谓“记问之学”，就是耳食之学，从他人问得知识而未心解，把这样没有真正理解的所谓知识写成讲稿，背熟了，到上课时照本宣读，毫无新义。这样的人，学的时候就没有用心思考，更没有作研究，当然也就没有任何创新，所以不能为人师。在中国的学术传统里，学习与研究或温故与知新，是有明确的区别的。其间也有着重要的联系，而这种联系的纽带就是“思”。学习或继承的阶段要会思，研究或创新的阶段更要会思。

二则，由“学习”过渡到“研究”，从思维层次来说是从重肯定到重否定的发展。

现代汉语中的“学问”通常作名词用，表示“知识”或“学术成就”的意思。可是，这个名词是从动词演化而来的。《孟子·告子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②又《孟子·滕文公上》记滕文公之言曰：“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③这里的“学问”都是动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作学问”。《荀子·大略》：“《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④又“学问不厌，好士不倦。”^⑤他这里所说的“学问”，仍然是指作学问。而《荀子·劝学》：“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⑥这里的“学问”就和“天”、“地”一样是名词了。先秦儒家学者很注意把“学”和“问”结合起来作为治学的根本，的确是很有道理的。“学”为什么必须继之以“问”？因为，如果无“问”，“学”就不能发展。朱熹曾训其门人云：“诸公所以读书无长进，缘不会疑。某虽看至没紧要底物事，亦须致疑。才疑，便须理会得彻头。”^⑦他在论读书法时，又多次说到“疑”为熟读精思后的关键，如：“然熟读精思既晓得后，又须疑不止如此，庶几有进。若以为止如此矣，则终不复有进也。”^⑧怎么样去“疑”呢？朱熹的答案是：“读书，须是看他那缝罅

①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见《十三经注疏》，1524页。

② 焦循：《孟子正义》，载《诸子集成》本第一册，464页。

③ 焦循：《孟子正义》，载《诸子集成》本第一册，193页。

④⑤ 王先谦：《荀子集解》，《诸子集成》本第二册，334页。

⑥ 《荀子集解》，1—2页。

⑦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21，2931页，北京，中华书局王星贤校点本，1988。

⑧ 《朱子语类》，类10，168页。

处，方寻得道理透彻。若不见得缝罅，无由得入。看见缝罅时，脉络自开。”^①朱熹的这些话实际是告诉我们，人在学了以后要会提问题（即疑），问题从何而来？要从事物的内在矛盾“缝罅”中去发现。客观的事物或书中所说的事物，为什么会有“缝罅”可被发现？朱子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不过，黑格尔说得清楚：“凡有限之物都是自相矛盾的，并且由于自相矛盾而自己扬弃自己。”^②朱子所说的“缝罅”实际就是客观的普遍存在的矛盾。当然，这里所说的“疑”，并非“怀疑主义”。黑格尔说：“怀疑主义没有认清它自己的真结果，它坚持怀疑的结果是单纯抽象的否定。”^③中国古代学术传统所重视的“疑”、“问”，不是单纯抽象的否定，而是有分析的具体的否定，或者说是兼容否定与肯定的扬弃。

《礼记·中庸》所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宋儒程颐对此五者极为重视，说：“五者废一，非学也。”有人问朱熹：“学问思辨亦有序乎？”答曰：“学之博，然后有以备事物之理，故能参伍之以得所疑而有问；问之审，然后有以尽师友之情，故能反复之以发其端而可思；思之谨，则精而不杂，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则断而不差，故能无所疑惑，而可以见于行；行之笃，则凡所学问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践其实，而不为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④朱子把学、问、思、辨、行五者解释为一条有内在联系的锁链：博学多知才能有比较和参考，才能看出并提出问题；在和师友反复问难、讨论中才能使问题深入，才能引入深思；经过深思，才能辨明是非，才能确定取舍；明辨是非取舍，才能笃行而无疑。在这五项中，学为学习的阶段，问、思、辨三者为研究的阶段，行为实践阶段。行当然不是学与问的过程的终结，而是新一轮学与问或者学习与研究过程的开始。

人类文化的进展，是在不断的学习与研究的过程中实现的。没有对

① 《朱子语类》，卷10，162页。

②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17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③ 《小逻辑》，181页。

④ 宋·朱熹、吕祖谦撰，清·江永集解：《近思录》，卷二，36—3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94。

前人成果的学习与继承，那么人类就必须永远从零开始，那也就和其他动物一样不能有任何文化，实际也就不能成其为人类。同样，没有对于前人所传下来的文化遗产的分析与思考，不否定其中的错误与缺陷，那么人类的文化就会永远停留在开始打造石器时的水平上，也就不能有任何的文化进展。人类文化实际总是这样发展的：前人留下的成果总是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正面的积极因素，它成为后人继续前进的基础；另一方面是反面的消极的因素，它为后人提供了怀疑与思考的材料，否定了这种因素或回答了前人留下的问题，这样文化就又前进了一步。所以在人类文化的进程中不仅永远有肯定与继承，同样永远有否定与批判。大体说来，学习重在继承与肯定的方面，而研究则更重在批判与否定的方面；当然，如就文化进展总体而言，那就是肯定的继承中始终包含了否定，而否定的批判（按照辩证法本来意义上的批判）本身就包含了肯定与继承。

以上说的都是关于学习与研究的一般道理，也许有人看了会觉得与古代文明史的研究关系不大。这样说也不为不可。不过这一本书是为了帮助青年朋友步入研究之途，而研究首先需要的是眼界开阔和思想活跃。因此，开始作一点“务虚”，可能对以后是不无小补的。以下具体论述到历史学研究的层次。

二

现在谈谈有关历史学的研究的问题。当然，这里不可能泛论历史学研究的各个方面，而只是重点谈如何由历史学的学习过渡到历史学的研究的问题。目的仍在于帮助有志于历史学的青年朋友更有效地走上历史学研究之路。以下分两个方面来谈：

（一）首先，历史学的学习不能不从记忆开始，但是要作研究，又不能只靠记忆，而是要由记忆而理解，由理解而提出问题，而且只有在提出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历史学的研究才得以实现。

为什么治历史学必须从记忆开始呢？看来这与历史学这门学科的特点有关。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人类历史的客观过程就与记忆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其他动物，甚至高级动物，都凭本能适应自然，它们每一天、每一代都从头开始，没有记忆以及在记忆基础上形成的任何进展，它们也就无历史可言。人类则不同。人类从打制第一把石

斧起就有了改造自然的劳动，并且凭藉记忆，把经验和技能逐渐传下去，从而形成了文化的进展，并出现了历史的过程。人类的历史和文化不仅藉记忆而发生，而且也赖记忆而继续发展；假如人类在今天失去了记忆，历史和文化也就会从此中断，明天的一切就必须重新从零开始。因此，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对象就是赖记忆而在时间中延续的流。另一方面，历史学本身又与记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历史学以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为研究对象，而历史进程本身已早成过去，它已经消逝在时间之流中。因此历史学家就不能像天文学家那样可以直接面对宇宙星空的运转，也不能像经济学家那样可以直接面对社会上万千的经济活动。历史学家既无法直接面对已成过去的历史过程，那就不能不藉助于人们对于以往历史的记忆。所幸客观历史过程的消逝并不等于一切均已消失，它仍然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并且不断地流传下去。这种记忆在不同时期与不同条件下，以不同形式呈现，当然最大量也最重要的是保存在以文字所作的记录中。因此，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客观过程的根本媒介——历史资料，没有这种资料，历史的研究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必要的条件——也是赖记忆而存在的。

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历史都是从记忆开始的，也都是靠记忆继续的。幼儿在幼儿园里听老师说历史故事，在脑海里留下了最初的关于历史的印象；在小学和中学里，青少年们上了历史课，读了一些课内课外的历史常识书籍，逐渐对历史有了一个大体轮廓的知识。这些知识基本上都是靠记忆形成的。其实，从古代起，人们关于历史知识的世代相传也是从记忆故事到记忆历史这样的过程里延续下来的。

即使已经从历史学的学习阶段进到了研究阶段的人，对于历史知识的记忆仍然是相当重要的。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位历史学家学问的大小是和他所掌握或记忆的历史材料的量成正比的。我们大学里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已经是从历史学的学习向历史学的研究过渡中的人了（大学生，如按英文就是 student，就是从事 study 的人了）。他们还是需要掌握或记忆更多的历史知识。即使是已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他们也不会停止扩充自己的历史知识的努力。记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永远都是重要的。

不过，在我们对记忆对于治历史学的重要性作了充分说明以后，接着就不能不说明单纯依赖记忆的局限性了。

过去有一种偏颇的看法，以为历史课本从小学到大学的变化，就在

于知识含量的不同，而学生水平的区分也就在于其所记忆的多少。知识记忆量的水平变成衡量学生业务水平的唯一标准。按照这个量的标准，小学历史教科书里所讲的是不系统的历史小故事；中学历史教科书里讲的是稍微系统的历史中等含量的故事，或简称中故事；大学历史学专业的教科书里讲的是较为系统而详细的故事，或者简称为大故事；而学习的方法，一例都是死记硬背。这样下去，到了硕士研究生阶段又该怎么办呢？还是老师讲故事再让学生去死记硬背？不同处只在把故事讲得更详细、更系统？这样的故事如果要简称又该怎么说呢？也许可以叫做老故事。可是，老故事还有谁愿意听、谁愿意背呢？而且背下来又有什么用呢？就像照相馆里的照片，同一张底片，你可以把它放大成二寸、四寸、八寸或十二寸，它们就分别相当于小学、中学、大学或研究生所学所记忆的历史知识含量的比例。这样的相片在机械性的场合大概不会无用，但是如果作为艺术或学问，谁会欣赏、研究它呢？过去有人认为，大学里所学的历史课程必须在知识含量上比中学教科书多。因为只有这样，在大学里毕业的学生去教中学，自己有了“一桶水”才能给中学生一杯水。这样的说法，就知识量的角度说，不能说是没有道理。可是，其问题是，此说只看到了知识量的区别，而无见于知识质的区别。一桶水虽比一杯水多，但有尽时；历史知识的一时之多，也有其老化之时。如果不从知识的质上多多着眼，历史的学习总在记忆的量上打主意，那么，历史学的危机就真地要到来了。其实，当我们开始谈记忆的时候，就已经伏下了一个问题。记忆的条件是什么？不理解，真能够记忆好吗？过去在私塾里读书的儿童，开始只认字、读书、背书，老师并不给他讲解所读书的意思。这样背书也能背熟，记忆得很牢。但是如果以后他不能理解其中的涵义，那么他所背的书就白背了。不过，就在这样的私塾里，也可以看到不同的儿童背书的速度很有不同，有人说这是记忆力差别造成的。其实，背书快的孩子大多会想办法去弄懂所学书的意思，于是背的效果就好，而背得慢的孩子则大多不懂书的意思。一个人的记忆能力从来就是与他的理解能力成正比的。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一下理解对于历史学的意义：一方面，历史学的资料都是前人记忆的成果，它们以文献、遗物等形式保存并流传下来。前人对于客观历史过程中的事情，有些是在无意中记忆下来的，但这样的记忆一般不能保存很久，因为它未必有意义；而大多数都是在有意的情况下记忆下来的。人们的有意识的记忆又主要发生在以下两种情况下：一种是，人们

深切地理解到该事件或过程对于自己的重要意义，从价值系统认识到记忆此事件或过程的必要性，于是产生了极大的注意力；另一种是，人们对于该事件或过程的内在结构和外部关系有深切的理解，从知识系统具备了记忆此事件或过程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今天所能接触到的前代的史料，都是前人根据自己的理解而记忆下来的、他们认为最需要也最清晰的事件或过程。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或过程太多而且太纷繁，人们不可能也不必要把它们全记忆下来，于是前人就根据自己的理解去作选择取舍；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或过程都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去加以考察并评述，前人又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解释。因此，我们就不得不透过前人的理解去认识前代的客观历史过程。另一方面，我们今天学习前代历史，一旦从记忆的阶段进到理解的阶段，我们作为认识主体也就从被动的接受转到了主动分析状态，我们自然也必然会按我们的理解去认识并分析前代的历史。可是，在我们的理解与前人的理解之间，通常会有相同或相通的方面，不如此就会发生我们与前代历史文化之间的断裂；同样，通常也会有不同或疏离的方面，不如此就不能有历史的发展。因为在前人与我们之间必然存在着理解上的异同，所以历史学研究中总不断会有问题的出现。研究总是从问题开始的，而研究成果所达到的水平是与研究者所能提出并解决的问题的深度密切相关的。以上我们曾说，一位历史学家学问的大小，是和他所掌握或记忆的历史资料的量成正比的。那么，在这里就必须说：一位历史学家学问的深浅，是和他所提出并解决问题的深度成正比的。前者所涉及的是量的问题，而后者所涉及的则是质的问题。历史学的发展中总不断有问题的提出，于是也就有不断的进展。所以，历史过程如长江大河滚滚向前，一方面是“大江茫茫去不还”，“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历史上的人与事都早已成为无生命的过去；另一方面是“不尽长江滚滚来”，“不废江河万古流”，历史过程本身却常在常新。人们在常在常新的历史之流中不断反省过去，于是业已消逝的过去在历史学之流中也就常在常新。历史学的生命，就寓于这两种流（作为客观过程的历史之流与作为人类文化过程的历史学之流）的常在常新之中。

（二）再则，治历史学，从学习到研究，不能没有传承（或传统，tradition），也不能没有创新（或革新，innovation）。在学习历史学的时候，比较地着重于传承；在研究历史学的时候，则更着重于创新。

其实，治任何学问都不能没有传承，即使是当今创新最快的电子技